

中国的厨房里，藏匿着什么样的秘密？是食材、佐料、调料的配比？是对时间的精妙运用？是厨师们千变万化的烹制手法？这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爆了荧屏，除去视觉的饕餮盛宴，贯穿纪录片的人文情感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让中国厨房瞬间成为了人文温情的交流地。

本期《泉都寻宝》走进中国千年前的厨房，走出土自通山的饪食器青铜甗，解析千百年前“甗”如何“蒸煮”出中华文明史……

■记者 刘玉关 通讯员 潘灵 辛月

来源：通山村民挖出一级文物

《舌尖上的中国》在解析《蒸与煮》部分时，谈到煲汤的要害是慢火细炖，从烧烤到蒸煮是烹饪技术一次飞跃，而从蒸煮演为煎炒烹炸则是另一次大的进步，这是铜、铁等金属炊具的发明……在市博物馆内，这款饪食器青铜甗见证了不仅是中国烹饪的进步，我们更是能从这件活化石的身上解读中华文明史的密码。

这款饪食器的“活化石”，出土于鄂南通山一个边远的山村……

1986年，通山县大畈镇大坑村村民袁勤平在挖地时发现两件“宝贝”，被专家鉴定为战国时期的铜甗、铜鬲。它们在地底下沉寂了2000多年，到再次见到阳光时，仍恍若刚刚铸就，可见青铜制品技艺之高超，令人惊叹。

在市博物馆的展厅，记者见到了这件青铜甗，甗之甑、鬲分铸。甑，沿下部附云雷纹，竖圆形双耳，腹部附两圆环相对称。鬲，高圆柱形蹄足、肩部附两方形耳。二件器物接合处严密，是难得一件的饪食器“活化石”。

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徐刚介绍，这是一件具有地方特色精品的一级文物。青铜甗的出土，再次证明了2000年前通山一带青铜文化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

文化：演绎着人生的豁达精神

青铜甗为古代蒸煮器，相当于今天的蒸锅。徐刚介绍，青铜甗分方体和圆体两种。它始于商，盛行于商至战国，延用至汉、晋。

记者仔细端详这件青铜甗，似乎闻到了阵阵香味从2000多年前的历史长河中氤氲而来……甑体上盛放着米饭或各种肉，甑底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鬲体盛水，举火煮水，蒸汽上升，蒸熟食物……厨房的香味勾起家人们的食欲，挑逗着主家们的味蕾，一家人很快围坐在桌旁，在谈笑中演绎着五彩人生。

据了解，每逢盛大喜庆的场面，“甗”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大厨用具。其实，提到甑，很多人就会想到“甑尘釜鱼”的典故。此典故出自《后汉书·范冉》，所止单陋，有时断粒，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甑中生尘，釜中生鱼”（蠹鱼，食衣物的小虫），形容了贫苦人家，断炊已久，蒸锅生尘，言谈举止不改的豁达精神。

徐刚介绍，鬲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之后黑陶之前的四五千年间，消失在公元前4至5世纪之间。整个过程大约相当于中华古文明的一半的岁月。也就是说，鬲这位“老寿星”曾经见证了中华古文明史的前半段的漫长历程，是名副其实的“千岁爷”。因而鬲有资格向后代讲述中华上古文明史。

历史：延续上古文明史的精髓

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商代前期的鬲多无耳，后期口沿上一般两个直耳。西周前期的鬲多为高领，短足，常有附耳。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数为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在腹部饰以觚棱。西周时还有方鬲，体为长方形，下部有门可以开合，由门内放入木炭。直至战国末期，青铜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除实用外，西周末春秋初，甗还是礼器，与鼎、簋、豆、壺、盘等组成成套随葬品。青铜甗虽然是饪食器，但在日常生活中被演绎着成了一种至高的情怀。相信，通山出土的战国青铜甗，一定也拥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

其实，甗是一种看似简单、平常的饪食器，却还有着重要的科学内涵。徐刚介绍，将食物由生变熟，有烤、煎、炸、蒸、煮等多种方法，科学研究表明，采用蒸的方法不仅最有利于保存食物的营养成分，且不产生有害物质，最易于人体消化吸收和代谢……从考古资料看，我们的祖先在距今约7000年的时候，便烧制了陶甗，是世界上最早懂得利用蒸气、采用蒸的方法熟食的民众，加之，祖先培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所以说：“中国人蒸熟了世界第一碗米饭”。

通山出土的青铜甗，延续着最古老鬲的作用，继续上演着中华上古文明史的精髓……



饪食器青铜甗，「蒸煮」出中华文明史



曾国藩通城围剿太平军

家信言钟氏叛乱

曾国藩，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毛泽东曾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表达出对曾国藩的推崇之情。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湘鄂赣边陲的通城是太平天国与曾国藩的湘军经常展开拉锯战争夺的地方，《通城县志》记载彼此有十次的争夺易手。因通城为地理上所称之“通”形之地，属于军事要地，无论是南下、东进，还是北伐、西征，这里都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有众多的战争，都把这里做一个战略重地进行攻防，比如黄巢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等。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的角逐中，曾向朝廷上书说：“欲保长沙，必得九岭”，由此可见通城地区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

咸丰四年(1854)二月，太平军为策应武昌战事，先遣石贞祥、林绍璋分兵两路，阻遏湘军东下，石贞祥部由崇阳向通城进发，清军派标营千总马某率部往崇阳大沙坪堵击，战败。十六日，江忠源率清军援师于上峰岭谷接战，太平军大部突进，占领通城县城。县署官吏奔逃不及，纷纷投降。太平军留廖二任通城监军(相当县令)，大部开向平江。廖二在通城县出榜安民，建立乡里政权，设置门牌，通令富户按期交纳粮饷，县境安定。

曾国藩为打通增援武昌的陆路通道，檄通山知县陈景雍北攻通城，与胡林翼夹击太平军。同时调湘军王珍部攻打蒲圻羊楼司。三月初七日，王珍部在羊楼司被太平军击溃。陈景雍由藕塘先至通城县城，扑城失败，被陈太平军阵斩。初十日，太平军收复岳州。胡林翼闻报往援，留副将塔其布负责通城战事。塔其布移营城西南古龙山，暗设伏兵。太平军不知底细，突入塔其布营，见帐幔空空，人迹杳无，方知中计。正待撤退，湘军伏兵四起，义军大乱，死伤数百人，夺路退入崇阳县境。

以上是太平军第二次进占通城，清军方由曾国藩亲自调兵遣将，对通城太平军的围剿。曾国藩对通城的关注，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在清廷任京官时。“湖北崇阳县逆贼钟人杰为乱，攻占崇阳、通城二县。裕制军即日扑灭，将钟人杰及逆党槛送京师正法，余孽俱已搜尽。钟逆倡乱不及一月，党羽姻属，皆伏天诛。”这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致家中父母的信中，提及的崇阳、通城钟人杰起义的事件，鄂湘边陲的通城此时在他的心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国藩荐举过麦市井堂屋大富豪葛贵昌的儿子葛诠做知县。葛诠因父仇，带着丁勇屠杀与太平军有关的云溪金潭农民。他亲刃数十人，把该村寨农民斩尽杀绝，房屋烧毁殆尽，只留寨前一个石墩，使金潭一带田地荒芜数十年。葛诠捕杀农民军有功，被曾国藩向清廷荐举为安徽霍山县知县。

马港何家冲徐少龙家，曾保存过一幅曾国藩撰给其祖父的对联。徐少龙的祖父双脚瘫痪，但精相法，人称陆地神仙。有次坐着摇窝在长沙街头看相。据说一天曾国藩路过，赵祖父不识，观其相貌，即言为宰相之材。曾国藩赞其相法精明，即撰一联：“风尘中能识宰相，人寰内果有神仙”，并由湖南才子李元度书就，送给赵祖父。赵家对此视为珍宝，一直将此联保存到解放时期。

(黎时忠 黎育林)